

马路上的风景

□刘剑波



小镇忆旧

居住在马路与河流之间是幸运的,首先你能深刻感到负载于马路和河流的世界在一刻不停地流动,它鲜活,喧闹,生气勃勃,生生不息,给你天老地荒的永恒感觉。在马路上,这个世界是由人和动物的脚步、各种车辆以及脚步的主人(人和动物)以及各种车辆制造的声音构成的。而在河流,则是由各类船只和常见的鱼类,以及风塑造的芦苇的形状组成的。而更让你欣喜的是,每天都能看到马路和河流上的风景。

马路上有什么风景呢?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当然是车。在马路上行驶的车有这么几种:汽车、手扶拖拉机、自行车。汽车主要是每天往返小镇和县城的公共汽车和并不多见的东风牌或解放牌卡车。

小汽车十分罕见。小镇人将小汽车称为“乌龟壳”。要是马路上偶尔有乌龟壳经过,会成为小镇人饭桌上的谈资,内容包括谁最先发现的、乌龟壳的颜色和形状、对它从何而来去往何处的猜测。记得有一年马路上出现了一辆黑色的乌龟壳,样子虽敦实但线条优美。第一个发现它的是陆炳龙。他住在小镇的最南端,又是在马路边上,所以他是无理由从头一个发现从招呼站方向开来的乌龟壳的。当时陆炳龙正在给顾客剃头,他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到乌龟壳掠过。陆炳龙愣了一下,随即手持剃刀抢夺出来,头发被剃了一半的顾客也跟着跑出来。他们看到,往北开去的乌龟壳并没有从吴杭洲的汽车站(L形处)拐弯朝西,而是从陈希芳家西山头左拐进了小镇。我相信,陆炳龙和那位头发被剃了一半的顾客,会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拽进了小镇,而陆炳龙手上,一直拿着那只锋利的剃刀。那

我觉得那天的我也成了人们眼中的风景。我幸福得想流泪。永久牌自行车行驶在海浪般起伏的乡村泥路上,像一只舢板不停颠簸。

天的小镇欢声雷动,人头攒动,人们包围了乌龟壳,使得它寸步难行,坐在乌龟壳里的人只好下车。那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面相威严,举手投足有英武之气。后来人们得知,中年人当年作为新四军某部的一位连长,率部队参加过苏中的反“清乡”斗争,这次是故地重游,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不过,小镇人对这位有着传奇战斗经历的中年人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乌龟壳。那天,不知有多少人抚摸过乌龟壳,似乎有没有抚摸过乌龟壳,成了一种最重要的人生阅历。

马路上出现乌龟壳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乌龟壳开进小镇简直就是百年一遇。在马路上最常见的车子当然是自行车了。它们主要由三个品牌组成:永久、凤凰和飞鸽。这三种品牌中,永久牌自行车是最金贵的。在小镇,拥有永久牌自行车的家庭很少,这与经济条件有关,也与门路有关。我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搞到了一辆车型为二十六寸的永久牌自行车。他将黑色的皮质诊包扣在前车杠上,以当年做军医的派头,骑着它四处出诊。本场人看到我父亲都以一种崇敬的语气叫一声“刘先生”,而启海人却直呼“刘国才”。但不管怎么说,时常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出现在马路上的父亲,也成了风景之一。有一次,父亲让我坐在车杠上,他带着我去出诊。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值得记下来的一笔,我父亲是一个粗暴的人,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温情,可是那天他为什么让我坐在车杠上呢?他能否知晓一个坐在父亲自行车车杠上的孩子是怎样的感受?我觉得那天的我也成了人们眼中的风景。我幸福得想流泪。永久牌自行车行驶在海浪般起伏的乡村泥路上,像一只舢板不停颠簸。我父亲不停地叮嘱,坐好了,坐好了。他贴得我很近,我的后脑勺就抵在他胸脯上,我能闻到他身上碘酒混合烟草的味道。我想,一个父亲的身上就应该有这种味道。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我离父亲最近的一次——零距离。其实,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孩子坐在

父亲的自行车上行驶的场景。那肯定是父亲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生病的孩子与父亲紧紧交缠在一起,完美地呈现了藤和树的关系。在这样的风景中,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无限依恋,是对母亲的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爱。

黄昏时分,马路上会出现飞翔的蜻蜓。开始是试探性的一只、两只,很快就多了起来,成群结队,来往穿梭。与之相对应的,是马路上学骑自行车的孩子。开始也是一辆,两辆,就像有传染性,更多的自行车加入了进来。这些孩子都很小,有的比自行车高不了多少,他们都急吼吼地想借助自行车,开始人生的第一次起飞。除了少数孩子征得家长同意,很从容地将自行车从家里推出来以外,更多的孩子趁家长不注意偷着推出来的。黄昏的马路寂静空旷,你能听到蜻蜓的翅膀与空气摩擦发出来的嘶嘶声,此外就是那些孩子夸张的大呼小叫——这声音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相互炫耀,看谁的自行车更高级(以牌子为标准),喊得最响的孩子,他的自行车肯定是上海产的永久牌。二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发出来的,可以说每个孩子在学习骑自行车时都摔得鼻青脸肿,但这也是乐趣所在。因为个子矮小,都是从学钻“猫儿洞”开始,摔倒就是在钻的时候发生的(没有把握好平衡)。让我们来想象这样的场景: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学会了钻“猫儿洞”,而那一天恰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又恰好那一天“东海部队”放电影,很多家长开恩,允许自己的孩子把自行车骑到放映场去,于是,在小镇通往“东海部队”的马路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伍。所有的孩子都以钻“猫儿洞”的方式骑自行车。钻“猫儿洞”是个很苦的差使,因为无法囫圇地蹬脚踏(只能蹬半个圆),要比正常骑车付出更多的力气,加之一条腿总是悬着,重心就集中在屁股上,而屁股不堪重负,总是下坠。下坠到一定程度必须抬起,但抬起是为了下坠,所以你看的是孩子们不停起伏的小屁股。而与马路并行不悖的河流也在匆匆赶路。河流的信仰是海洋,因此河流在歌唱着奔向大海,只有我能听到它反复吟唱的简约歌词——去海洋,去海洋!



一个人一生如果想要获得过人的成就,注定与读书和终身学习形影不离,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学习、再学习

□凌云



人生絮语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中有朋友、有真理、有科学、有信念。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对读书学习的重要性给了我们最精辟的答案。诸葛亮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荀子说:“学不可以已。”斯大林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生最需要的是学习。”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歌德说:“人不是生来就拥有一切的,人是靠从学习中所得到的这一切来造就自己的。”这些话语,无不向我们传达着学习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未来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成才的捷径就是学习。一个人一生如果想要获得过人的成就,注定与读书和终身学习形影不离,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鲁迅先生曾说自己就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学习的。人称国学大师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在住院养病期间,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写下了《病榻杂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治学格言。

学习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一个终身的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终身教育的展望》一文中指出,“学习和工作应该是人从生到死连续不断的过程”“学习是一辈子都要面对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学力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中华民族一向推崇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有所作为;注重的立身之本,是真才实学;认定的成才之路,是发愤学习。中国人重视读书、勤奋学习,已成为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发愤学习

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回顾、自省的过程,十年间无数个得失、悲喜,看似都出自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掌控,细想,又有哪一件能逃得脱因果?

一本小书的由来

□杨譔



2021年2月中旬,我的个人网站“有风吹过——杨譔艺术网”上线,网站设《散文诗歌》《专著连载》《论艺术》等8个栏目。为吸引读者,《专著连载》一栏首先发表的是日记体长篇散文《流水十年间》。4月上旬,连载结束。4月中旬,南通书法网公众号转发此连载。其间,颇有几位朋友打听:“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写这本书的?”

2012年4月,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第四本书法学术著作《书法要诀》,投放市场才10来天,竟然卖出了1000多册。我前面三本著作,也是苏州社出的,两本销量早已过万,一本夺得年度书法类学术专著第二,并被写入当年的《中国书法年度报告》。如是故,出版社对我兴趣颇浓。有人建议:“补搞个首发式,说不定效果更好。”又有人说:“光搞首发式太单调,干脆同时搞一个个展。”出版社的朋友只管出主意,并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我却被说动了心。有一天,与时任南通书法国画院院长康荣谈及此事,康院长稍作考虑后对我说:“是放在苏州举行吗?或许可以帮你解决展览的问题。”

翻开当年日记,事情的进程大致如下:

5月19日下午,与康院长一起去苏州姜昆艺术馆谈展览的事。

5月23日上午,与苏大出版社薛华强、吴钰两位主任一起看了展厅,决定活动时间放在6月27日上午。

6月3日,邀请康荣与郑乐为和我一起挑选展览作品。

6月7日,薛华强来电有人说无法看懂我的作品,展览时最好能在每一件作品下面附一则创作思路之类的文字。我说这样做大烦,我干脆写一写最近10年的艺学经历和心路历程吧,艺术是人生的折光,了解了我这

绿野

许丛军摄

尊贵的尊

□强雯



博物奇妙

尊贵是形容词,不过在源头上,它可能是名词,因为“尊”,是一种贵重、庄严、肃穆的重要礼器。这种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的礼器,多为青铜铸成,厚重,庄严。

尊的形制有圆腹或方腹,也有直接模仿动物的形态,敞口,或采用封闭口,在其腹中盛装食物和酒。说到这里,人们或许觉得有些眼熟,不错,尊和鼎可看成一家兄弟,两者在外形和功能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地位却不一样。尊的地位次于鼎。尊,最初出现时,是在祭祀的时候,用于祭拜天地神灵,祈求苍生安康、皇脉永存。随着时代的变化,后来在一些达官贵族大的家宴中,也出现了尊,作为盛酒器而存在。其形制自然也发生了变化,有小巧的能放在餐桌上的,作为日常使用。

汉字语言成熟于商周时期,因此“尊”字引申的“尊贵”“尊敬”“尊重”等词被保留了下来。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尊,名气最大的当是四羊方尊,这座走进了中学教材的文物,原出土于湖南,现藏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的四肩及腹部设计为圆雕的大转角羊,羊腿附于尊的圈足上,羊首之间还有浮雕的龙,龙身蜿蜒在方尊的肩上。耐看之处,在羊的胸腹处还铸有冠凤鸟,圈足上饰夔龙纹。各主纹之间填饰刚劲、圆润的几何纹或由几何纹构成的怪兽纹。平面纹饰与立体浮雕交相辉映,其铸造工艺让其进身所有尊中最尊之者,至今仍是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也许是四羊方尊的名气太大,作为尊的造型太精致,在其他地方出土的尊,反而被忽略了。在青铜器中,尊似乎更像是鼎的配角。所以,大多品相敦厚的尊,就真的敦厚而沉默了。但实际上,在陕西、安徽等地方博物馆中,时常能看到尊的身影。观察这些尊贵

的尊,更有在文化迷雾中穿梭的趣味。

在重庆地区就有一款“巨无霸”三羊尊。1980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畔的李家滩,通高42.8厘米,该器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文化商末时期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因此,三羊尊应该是巴人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一件自制重器,是迄今所见巴人故地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器。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之一。

不过青铜器的大宗,得追溯到中原地带。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在汉中盆地中部,曾出土了大量的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其地肥沃,物产丰富,适合早期人类居住,因此在苏村、五郎庙等地分布着较多的古文化遗址。在城固县博物馆,馆藏了好几个形制浑厚的青铜尊,统称为兽面纹青铜尊。

1964年城固县原古镇宝山苏村出土的一款兽面纹青铜尊,通高39.2厘米、口径37厘米、腹径26厘米、腹深29.3厘米、圈足22.8厘米,重5871克。喇叭口,颈较高,折肩,腹壁稍有斜直,圈足较高,足向下端斜出,足上部有等距的三个方形镂孔。颈下部饰三道凸弦纹,肩部装饰有云雷纹,以及等距的浮雕的三羊首,羊首下饰饕餮面,并填以云雷纹。

饕餮纹来源于怪兽饕餮,是一种食欲旺盛、贪得无厌的凶猛动物,但这种动物在古代却被雕刻在各种器具上,用以辟邪,用以通灵。所以,尊,也在饕餮纹的装饰下,多了上通天地、下达人民的介质之功。

看着这样的尊,不由得联想起尊贵、尊重等词,真正的名副其实又寓意丰厚,中国人在造字之初,是何等的质朴,聪明。这尊的形象和引申之意,就是从这体型的沉、重以及工艺的威、灵而来。

与汉中毗邻的四川,也有青铜尊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三牛铜尊和三牛三鸟铜尊各1件。

安徽也有不少青铜尊精品。安徽博物馆藏有几款青铜尊。一款是1957年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月河河出土的。此尊高47厘米,口径39.3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肩置三兽首,兽首间用扉棱分隔。肩饰云纹,腹饰三组浮雕兽面纹,器内壁随表面浮雕而凹凸不平,圈足有三个“十”字形镂孔。

而另一款龙虎纹铜尊,在画面设计上更为直接,突破了饕餮这种勾勒性的线条,采用了浮雕方式,将青铜尊的造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款龙虎纹铜尊通高50.5厘米,口径44.7厘米,重约20千克。

龙虎纹铜尊的纹饰图案精美绝伦,它的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三条生动的蟠龙形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龙首的额部有双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龙虎纹铜尊的腹上饰有三组相同的“虎噬人纹”,中间为凸出器表的立雕虎头,两侧展开双身,虎尾下垂,饰条纹。虎口下呈人形,双臂向上屈伸,两腿向下蹲屈,虎作食人状。两组虎尾下饰以扉棱为鼻而组成卷云角、上卷尾的连体兽面纹。骇人的纹饰配上灰绿的锈色,更凸显龙虎纹铜尊的神秘庄重。龙虎纹铜尊现被收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种可怕的食物链画面,是早期人类对弱肉强食、服从自然规律的理解,也希望借此绘画有辟邪之功用。

尊在大多数人印象中,虽然是呈现方形或圆形,显示地位与权力,但也有动物形状的。那是因为春秋后期,作为祭祀用品的尊,渐渐地走下了祭坛,走上了餐桌,尊的造型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禽尊、牛尊、象尊、虎尊、鹰形尊等,都是直接按照动物的形状制作青铜尊。因为造型可爱,放在餐桌中,既有青铜的庄重,又增加了情趣,这些改良尊,可以说十分接地气了。

细数青铜尊,竟然有亦庄亦谐之美,青铜斑驳、鎏金闪烁,历史的吉光片羽,诠释着“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易数之美,佩服。